

胡玉翔是我的二哥，棗陽城關鎮大北街人。二哥自小八歲在私塾起家，一直讀到湖北省立第五師範學校畢業，後奉派任教師、教務主任。由於工作認真，敬業樂群，教育有方，深受上級賞識，不久又升任校長。



悼 二 哥

胡耀坤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，蘆溝橋事變：日本全面侵華，掀起全面抗戰，戰火迅速蔓延到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。我棗陽也數次遭到日本侵入與轟炸。全國經過八年艱苦抗戰，直到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十五日，終於打倒日本，無條件投降，全國沸騰，歡喜若狂。可惜，在國家正待建設之際，內戰又起：棗陽解放後，二哥仍派往襄樊市第五高級中學任教，嗣後在整風反右時，勞教十年後，又到農村學習十二年，期滿後平反又恢復襄樊五中任教至退休。

二哥身體一向健康，由於受了二十二二的風霜，顯得虛弱。我們兄弟雖然只有四人，但是年齡距離相差很遠。二哥大我十歲，應是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生。我在三十六年離家後，侍奉母親的責任，全落在二哥肩上，所以我事二哥有如父輩尊重。故而對他特別多付一分恩情。

一九八八年（民七十七年）末，由於鄧小平與蔣經國二位老同學的心思敏捷，真知灼見，商定開放旅台同胞，回大陸探親，以解相隔四十年

（一九四九—一九八八）的思鄉之苦。我有幸也身蒙其惠，在這個政策下，回到棗陽，見到二哥，談到種種，知道切切，自此以後每年都回到故鄉與二哥團聚，陪伴二哥細敘家常。

今年（二〇一二）七月十四，是我最悲傷的日子，突然接到侄孫海濤的電話說我最尊敬的二哥走了，簡直使我不敢相信，我的耳朵本來就有一點重聽，於是再問一遍，還是說「走了」享壽九十一歲；我在自言自語問自己，二哥怎麼一聲不響就走了？連片紙隻字都沒留下！叫我遠隔隔重洋的弟弟，用喏大的聲音呼喚，也無法回應一句，但是小弟還是要向二哥說一句從來沒說過的話：「就是請二哥放心，當你百年之後，我一定把你的後事辦好，並寫一篇簡單，可以追悼的文字紀念你。」

二哥：你聽到我的呼喚聲嗎？想到對你的思念之情嗎？還有涕泣聲，願你含笑九泉，感覺到一絲安慰。

回想二哥，一生經歷坎坷，在任教育工作時，受很多嘉勉，抗戰勝利更曾雀躍喜悅，後因反右，

情緒上是有一點沮喪，而今萬事了了，不論喜悅或沮喪，一切都化為雲淡風清，整個一生歷程，總結起來，雖不能說是萬事如意，但是我們兄弟見面了，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。

二哥！請您好走，安息吧！小弟永遠尊敬你、懷念你！

（作者胡耀坤：現任同鄉會副總幹事）

